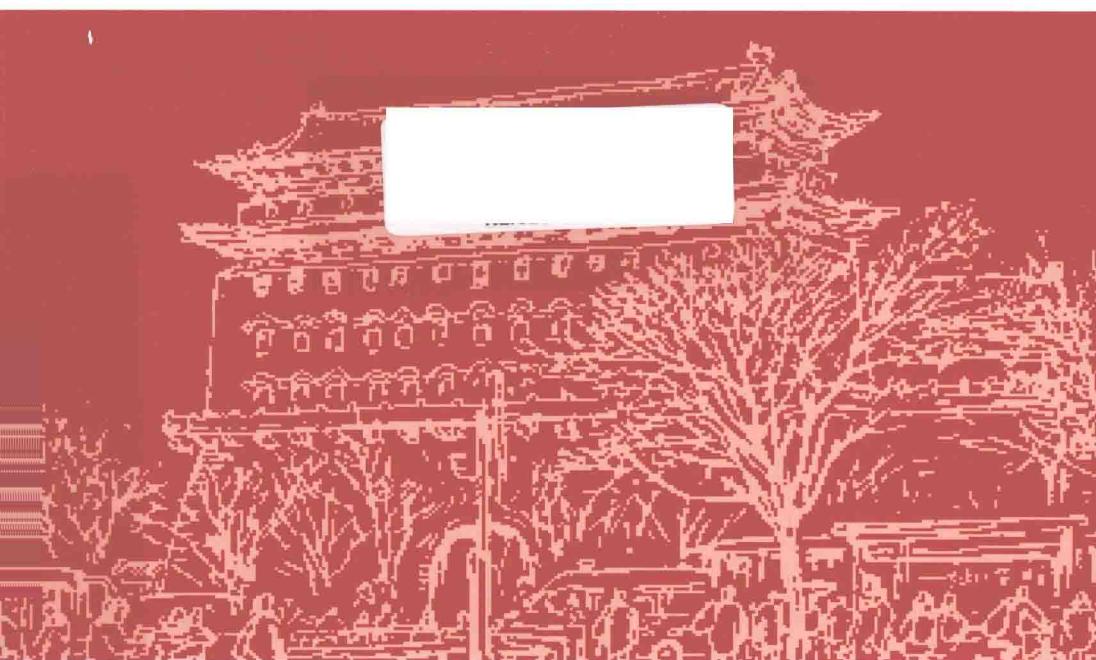


北京话是汉语各地方言之一，是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的基础，其语音、语汇、语法很大程度上与普通话一致；与南方各地方言相比，它保留了下未的古代汉语成分而又少；它在形成过程中融入了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因素。它通行于北京市区，四周是河北省诸市县的方言，但与周边这些“邻居”——之差甚远，倒是与千里之外的东北话较为接近。

北京 方言与文化

汪大昌 著



方言与文化丛书

北京方言与文化

汪大昌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方言与文化 / 汪大昌著. —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5.1
(方言与文化丛书)

ISBN 978-7-5078-3770-4

I. ①北… II. ①汪… III. ①北京话—通俗读物②文化史—北京市—通俗读物 IV. ①H172.1-49②K2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60092号

北京方言与文化

著 者	汪大昌
责任编辑	杨桐 张淑卫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 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3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5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770-4/H · 439
定 价	50.00元 (含光盘)

目 录

引 言 何为北京话	1
第一章 北京话的基本情况	5
1.1 北京话与普通话	5
1.2 语音	6
1.3 词汇	7
1.4 语法	8
1.5 “自然”的北京话与“人工”的普通话	10
1.6 北京话与北方方言	11
1.7 北京话与北京官话	13
1.8 北京话的地理分布	15
第二章 北京话的社会历史背景	24
2.1 北京简史	24

2.2 北京的居民和移民	32
第三章 北京话语音特点	42
3.1 北京语音系统的特点	44
3.2 关于韵母 ê	46
3.3 几个叹词和语气词	49
3.4 轻声与儿化	51
3.5 去声连读是否存在	57
3.6 性别的差异——“尖音”与“吞字”	59
3.7 形容词重叠式的变调	63
3.8 合口呼零声母字	64
3.9 个别字和词与普通话不同	65
3.10 音的脱落	69
第四章 词汇特点	70
4.1 称谓用语形式多样	70
4.2 人际关系词语丰富	75
4.3 外来词的渗入	78
4.4 个别词语中的特殊字音和残存的古音	84
第五章 语法特点	87
5.1 几种主要的构词手段：轻声、儿化、变调	87
5.2 人称代词	102
5.3 语音节律与造句	103

5.4 程度副词“很”与“挺”	105
5.5 虚词的省略	107
5.6 动词和形容词的后缀	108
5.7 几个语气词的融合	111
5.8 几个功能特殊的词	113
第六章 北京话中的京味文化	115
6.1 词语和语言禁忌	116
6.2 对京外人士的调侃与歧视	121
6.3 “说”文化	124
6.4 强烈的方位感	127
6.5 地名中的文化积淀	128
第七章 北京话的语言艺术	136
7.1 相声	136
7.2 小说	147
7.3 话剧	169
7.4 京剧	175
7.5 评书和京韵大鼓	187
第八章 北京话的发展	196
8.1 发展的规律：历史的验证	196
8.2 新北京话一斑	200
8.3 普通话、北京话与潜在的语言声望	211

8.4 对未来的展望	213
附录 北京话词汇	215
后记	229

引言 何为北京话

本书要展现给读者的是现代汉语的诸多方言之一——北京话。汉语有东西南北各地的许许多多的方言。方言是仅在某一地区使用的语言交际系统，也叫“地方话”。北京话在本质上与山西话、广东话、湖南话、厦门话等地方言一样，都是汉语方言大家庭的一员。但是相较于各地方言，北京话具有很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在于其语音词汇或者语法与其他方言有着不同之处（严格说来，各地方言都有自己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否则就不会成为一地的方言），更重要的在于其特殊地位：北京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基础。所谓标准汉语，即普通话。我们知道，汉语普通话不单是中国国内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国际上还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这样说来，北京话就不但是汉语中最重要的方言，也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语言大家庭中最重要的方言之一。我们根本无法设想，离开北京话的普通话会是个什么样子。^①

^① 据赵元任先生的回忆，20世纪20年代曾推行过一种与北京话有较大差异的标准汉语，效果极差，很快就被放弃了。见“什么是正确的汉语”，载于《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9—59页。

汉语是全中国使用人口最多，分布面积最广，最具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影响力的语言；在国际上，也是文字记录历史最为悠久、古代文献保留最为丰富，从古至今一直在使用的语言。北京话作为现代标准汉语的代表性方言，其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惟其如此，北京话也一直受到社会多方面的关注。本书将从历史渊源、语音、词汇、语法、文化内涵、文学艺术和发展走势等方面，分析探讨北京话。

为了不在逻辑上陷入混乱，我们有必要开宗明义地解释清楚何为北京话。但是这个解释工作又有着相当大的困难：不把方方面面的相关因素一一列举并且说清，我们如何能界定北京话呢？但是等到方方面面都界定清楚，本书即进入尾声了。我们只好先简单表述一下本书作者心目中的北京话，尽管这样做未见得十分稳妥。

如果我们经常使用（包括听和说两方面）北京话，并且对于普通话和汉语其他方言与北京话之间的差异也比较留意，那么“何为北京话”也许不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北京话：

它是汉语各地方言之一，是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的基础，其语音、词汇、语法很大程度上与普通话一致，至少是相当接近；与中国几大著名古都的方言相比，它的历史不长；与南方各地方言相比，它保留下来的古代汉语成分少而又少；它在形成过程中融入了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因素。它通行于北京市区，四周是河北省诸市县的方言，但它与周边这些“邻居”

相差甚远，倒是与千里之外的东北话较为接近。它最突出的“外貌”应该是：（1）语音构造相对简单，声调只有四个；（2）“岸”“爱”“袄”“呕”等字的发音是以元音开始的，而不以辅音 n 或者 ng 开始；（3）它区分平舌音 z、c、s 与翘舌音 zh、ch、sh，区分鼻音 n 和边音 l、擦音 f 和擦音 h，它区分前后鼻音，如 in 不同于 ing，en 不同于 eng，等等；（4）它有一些仅属于自己的特殊词语；（5）某些构造方式比较发达，例如带儿化音的词较多，读成轻声的词较多。

这段描述其实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句是宏观的、社会历史层面的，第二句是微观的、语言结构层面的。我们列举了北京话在结构上的五项细微特征，其中（1）—（3）是语音方面的，（4）是词汇方面的，（5）是语法方面的。语音特征中最重要的是（1），但如果只有（1）而没有（2），就可能把京郊及河北东部一些方言纳入了北京话范围。（3）的重要性不及前两条，它更像几何学中的性质定理而非判定定理。北京话就是符合以上描述的汉语方言。如果今天汉语的某个方言不符合以上描述的任何一个方面，那么该方言就不是北京话。

另外，北京话的概念不应局限于所谓“老北京”，似乎只要提及北京话一定就是旗人的、晚清的，“《茶馆》”式的，最晚也得是民国时期的。其实世上所有方言都是处在演变中的。那些远离我们而去的、留在文学作品中的老北京话固然值得怀念，而此时此刻就活跃在你我耳边的新北京话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在老舍先生的年代，“祥子”和“虎妞儿”的语言未必被当成典

型的正宗京腔。那时的老北京会认定只有大清朝的北京话才是正宗京味儿。可是，清代那种受到满族强烈影响的北京话就是“老北京”的唯一版本吗？北京话在演变在发展，这是我们分析北京话的出发点。

第一章 北京话的基本情况

1.1 北京话与普通话

分析北京话，绕不开的话题是普通话。如上所说，北京话与山西话、广东话、湖南话、厦门话等各地方言一样，都是汉语大家庭的一员。但北京话又很特殊：它是现代标准汉语，即普通话的基础。这个地位在汉语全部方言中是唯一的。按照 195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的表述，标准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① 在这个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普通话三条标准中第一条就是直接指向北京话的，第二条标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向北京话的，第三条标准也与北京话有很大关联。

^①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lssdjt/content_1799191.htm。

从概念上说，北京话是北京的方言，普通话是通行各地的汉民族共同语。这两个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别在内涵上区分得非常清楚。但是从外延上看，问题就复杂了，因为北京话与普通话的区别十分细微。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一个字该怎么念，一个词、一句话该怎么说，北京话往往与普通话一致。这就容易使我们产生误会，以为北京话就是普通话。而事实上，尽管北京话是全国各地方言中最接近普通话的一个，但它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与普通话还是有差异的。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些差异梳理出来，准确地认识北京话与普通话，更好地推广普通话。下面是我们简要举例及说明。在以后的章节中，还有详细的分析。

1.2 语音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指整个的语音系统与北京话一致，即：普通话中应当有哪些声母、韵母、声调及其组合，都是以北京语音系统为准的。举例说，北京话有 z、c、s 与 zh、ch、sh 之分，“赞”不等于“战”，“灿”不等于“颤”，“散”不念成“善”，等等。而某些方言中，只有 z、c、s 而没有 zh、ch、sh，因而“赞”“战”不分，“灿”“颤”不分，“散”“善”不分，如北方的山西太原、华中的武汉、西南的成都、江淮的扬州、江南的苏州以及长沙、南昌、广州、福州、厦门等地方言。各地方言以外，普通话如何读这些字呢？普通话取北京话这一路，严格区分 z、c、s 与 zh、ch、sh，即所谓区分平翘舌。又如“九”和

“酒”在北京话同音，“将”和“江”也同音，但是且不论南方，仅在北方，如晋冀鲁豫一带，就有不少方言不是如此，他们多是把“九”读成 jiu，而把“酒”读成 ziu；同理，“江”是 jiang，而“将”是 ziang。这个区分叫做“尖团音”。北京话不分尖团音，一律用舌面前音 j、q、x 去读这些字，而其他方言中就未必如此。那么，普通话该如何呢？普通话向北京话看齐，也是一律用舌面前音声母读“九”和“酒”、“将”和“江”，使之同音。

所谓“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并不意味着普通话中每个具体的字音都是以北京话为准，如“教室”的“室”，北京话常说上声，字典上总是标为去声。字典上标的其实就是“室”的普通话读音，它与北京话并不一致。又如“一会儿”的“会儿”，北京话是上声，普通话是去声。这种普通话与北京话不一致的字音，从总体上看，当然为数不很多，但足以显示出北京话与普通话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1.3 词汇

词汇指词语的总汇。普通话的词汇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即普通话的词汇绝大部分来自北方话。“北方话”是较容易理解的表述方式，语言专业研究中更常用的是“北方方言”。“北方方言”中的“北方”不是生活常识中的长江以北的“北方”，也不是气候地理意义上的“北方”。就地域而言，上起东三省，下至川黔滇，西到新疆，东至江苏沿海，包括华中的湖北以及皖北，

都是北方方言区域。就使用人口和地理范围而论，北方方言都占了汉语的大约四分之三。如此庞大的人口和地域，其内部就不可能没有差异。这在词汇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即以“太阳”、“月亮”为例。仅河北一省对“太阳”和“月亮”的叫法就有“太阳——老爷儿，爷爷儿，爷爷，日头，日头爷，日头影儿，阳婆儿，阳婆，前天爷，佛爷儿”，“月亮——月奶奶，明奶奶，月里儿，月亮，月光爷儿，后天爷儿，后天爷，老母亮儿，老母地儿，老母儿，月老娘”，^①更不必说整个北方方言地区。基于这种情况，所谓“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在事实上就成了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因为北京话是北方话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北京话与其他北方话出现不一致时，普通话的词语一般是以北京话词语为首选。例如面称父亲母亲时，北京习惯是“爸”“妈”或者“爸爸”“妈妈”，而晋冀鲁豫以及北方不少地区是“爹”“娘”，最终普通话就以北京话为首选，也称“爸爸”“妈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凡是北京话的词汇都能进入普通话，过于土俗的，如“太阳”在老北京话里就有叫“老爷儿”的，普通话对此当然不取。

1.4 语 法

语法问题远比语音和词汇抽象，直观性较差。普通话“以典

^①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2年，第41页。

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表述并未将普通话语法与某一方言的语法紧密相连。但是稍稍留意就可以发现，普通话语法在很多方面还是靠近北方话，尤其是北京话。例如南方朋友学习普通话时都感觉到普通话中的带儿尾的词是个学习难点，如“一会儿”。这类词发音时舌尖向上，南方人有困难，其实更大的困难在于我们不容易把握哪些词是必须带上“儿”音的，也就是儿化，而哪些词是带不带两可的。在这方面，普通话其实是以北京话为主要参考的。例如北京话只说“一会儿”“小家伙儿”“在哪儿”“胡同儿”“塑料盒儿”“卖劲儿”“伙伴儿”“大年三十儿”，而不说“一会”，等等，这些词必须带上“儿”，那么普通话也就照此办理。这个带不带“儿”的问题，其实是如何构词的问题，而构词与造句是语法的主要内容。再如虚词，这也是语法的重要内容。在北京话中，介词“把”表示处置一个对象，如“把饭吃了”“把衣服洗了”，“把”后的“饭”“衣服”是动词“吃”“洗”的对象。但同样是“把”，在其他方言未必如此，如江苏的吴语方言中，“把”字后的名词可以是动作的工具，例如钱钟书先生《围城》就有这样的句子：“把大襟擦脸”，相当于“用大襟擦脸”。钱先生家乡是江苏无锡，属吴方言地区。普通话的“把”该如何选择呢？当然是选择北京话，与北京“把”用法看齐。

与语音和词汇的问题一样，在语法上，北京话虽然与普通话相当接近，但并非北京话的每一个语法细节都进入普通话。例如前面所说的带儿音的词，北京话中数量极大，但是真正能进入普通话的，就远没有那许多，“小米儿”在普通话就是“小米”，

“零件儿”在普通话就是“零件”。普通话带儿化音的词要比北京话少。

1.5 “自然”的北京话与“人工”的普通话

北京话与普通话确乎很接近，但是在讨论二者的关系时，必须注意以下的问题：语言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逐渐地、自然地形成的。所谓“社会活动”可以进行最广泛意义上的理解，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方面面；所谓“自然”是指语言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些人以人工方式制造或者制订出来的，而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语言中的各个方言，如汉语的北京话、上海话、广东话，也都是这样形成的。但是普通话就不能这么简单了。

在普通话形成过程中，“人工”因素要明显高于各个方言，例如前面讲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20 世纪 50 年代关于普通话的表述，其实源于此前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个学术会议。这显然是“人工”的。这一点很重要，即：北京话是一种纯粹自然形成的语言系统，也就是说，并没有人或者机构规定、引导它应该如何发音、如何造句，一切都是约定俗成的。而普通话，小至一个字的字音，大至整个语言系统的方方面面，都有人为因素在实施影响。没有人为因素的介入，就没有普通话。这是普通话与任何一种方言的一个重要的分别。当然，所谓人为因素并非几位专家一时兴起就能确定，专家也必须充分、仔细地考虑